

夜光杯

拖了大半年,总算来到这个地方。去年秋天,老同学故作神秘地告诉我:有个地方,没有老板,没有服务员,更没有店招,但人气很旺。一帮退休老头聚在一起喝茶聊天遛鸟,亲如一家,像我们小时候弄堂口的老虎灶。“你这个大作家,应该去基层走走啊!”

“现在哪里还有老虎灶啊!”本人天天在基层,正宗老百姓。二十多年前,城里最后一只老虎灶熄了火,与其生死契阔的那种小茶馆,包括八仙桌、长条凳、茶垢深厚的紫砂壶……一起化作魔都烟云。

不过老同学说的情况还是引起了我的兴趣。话说有个老张,在老西门生活了大半辈子,前几年旧房拆了,拿到动迁款后在中环外圈买了一套二手房。他儿子孝顺,索性搬到他对面小区,还买了两个商铺租给人家开店。他自己有一家小公司,专做会展服务,在老张口中就是“搭棚的”。想

老张的众筹茶馆

沈嘉祿

不到疫情一来,会展停摆,门面房的租金也不好意思收了。今年春节过后,其中一家理发店起死回生,生意比以前还好,另一家茶叶店选择退出。重新招租吧,但接盘人一直在路上。

两个月后老张对儿子说:我来接盘。儿子诧异:都奔七了,你还想玩一把心跳?情况是这样的,老张有一帮养鸟朋友,大家住在方圆三公里内,平时想找个遛鸟、喝茶的地方不容易,手机上许多事情又讲不痛快。再说,养鸟人都很狂,总认为自己调教的鸟全世界最聪明,不在圈子里显摆显摆,等于锦衣夜行,还有啥意思呢。不是有公园吗?可人家规矩太嘛,再说连个挂鸟笼的地方都没有!

“我来开个盘,烧水泡茶,逗鸟聊天,不赚生意赚

人气。人生苦短,你就让我们这帮老家伙再开心几年吧!”老张将一叠钱推在儿子面前,儿子再将钱推回来。“只要你开心,铺子拿去玩,水电开销你也别管了。”

于是,我就看到了眼前的情景。

一开间店面,四块落地大玻璃,当中两扇是门,左右两块用白纸糊上,一边写着:自娱自乐,非请莫入;另一边写着:快乐人生,国泰民安。里面约十六平方,摆了两张小方桌,坐了六七个大叔,每人一壶一杯,说说笑笑,轻松惬意。

靠墙一张旧课桌上竖着四只热水瓶,一只电热壶。笃笃有两张折叠躺椅,雨伞雨衣桶装水随意堆放。墙角一口立柜专门放茶叶罐和紫砂壶,老茶馆遗风,茶客要有专属茶具。

亮点是两根金属横杆,挂了二十几只鸟笼,有几只挂钩绝对亮眼,身段妖娆,白铜簪花,号称是京城某王府里流出来的。一只八哥哥跟我打招呼:“哈啰,算依路道祖。”另一只八哥哥开的是国语:“吃了吗您哪,快快带我去遛弯!”

养鸟就是讨喜,一个碰头彩就把我逗乐了。除了八哥,还有百灵、黄雀、画眉、绣眼、金丝雀、鹦鹉是鸟界花旦,又分玄凤、牡丹。老张郑重其事地告诉我,他们养的鸟都有证书,合法合规。上个月有一只白头翁自己扑进来,老张给了点食,它就不走了。白天在门前的行道树上打野食,傍晚关门它箭一般地蹿进来过夜。“一星期前它不见了,我估计就在附近,说不定哪天又会出现。”

老张给我们泡了两杯龙井。他浓眉大眼,肤色黝黑,嗓门洪亮,是个爽快人,退休前在厂里开龙门吊,整整四十年,没出过事故。“你们几位老哥好开心啊,平时也会来几圈吧?”我说。

一位大叔朝墙上一指,那里贴着一张A4纸:“不准说脏话,不准打麻将,不准吸烟熏鸟,不养野生鸟类。”规矩蛮多的嘛,不过都说爆粗口是性格男的权利,老张却说:哎,你一说脏话,那几只八哥哥就痒了,脏口很难改噢。

另一位大叔将蓝布罩



晌午时分,轻风暖阳下的沪郊村旁,田边清澈的浅沟小浜里,一派生机:青黑色、圆头细尾、学名叫蝌蚪的小精灵,在水藻间或结伴群游,或单独独行;摇头摆尾,灵动穿行,给胜芳的乡野,平添了别样的情韵。

小精灵,学名蝌蚪,沪人称之为“拿摩温”。到乡下捉“拿摩温”去,是当年一众少年郎的赏心乐事。那时节,一望无际的陇亩里,枝叶青碧、穗粒嫩黄的麦穗,在风中妙曼起舞,沙沙声响,仿如一曲展望丰收的“华尔兹”;麦浪起伏的田野里,农夫挥锄耘草;田埂阡陌,有不知名花儿,散发的嗅鼻芬芳;树绕村户,水碧池塘。如此乡野氛围,怎不叫人心旷神怡?

捉“拿摩温”的工具很简单:一只小网兜,一只盛放“拿摩温”的平口玻璃瓶或洋铁罐。网兜:将一根铅丝弯成带柄的圈儿,蒙上网套即可。铅丝虽易得,网套却颇费周章。不过,少年郎自有办法。有的央求姐姐、妹妹,用纱线勾一副网眼细密的兜;有的则想法子弄来一只旧丝袜,将脚踝下的部位剪去,将剪口缝上;有的直接向大婶、老奶奶讨要挽罩发髻的旧纱网;虽形态各异,但实用就行。

捉“拿摩温”,选址很重要。门槛精的少年郎,不会到养鱼塘、大河浜去。那里,水域宽阔,鱼虾成群,鱼鳖浮现,小精灵之母唯恐避之不及,又怎会安心在此生育、繁衍?靠近麦田边的小浜小沟,水藻丰美,风平浪静,是“拿摩温”嬉游、生长的安全水域。

下乡多是晴好的周日。一早,少年郎就结伴出发,到达捕捞地已是晌午时分。这时,水温适宜,正是“拿摩温”玩耍嬉游的惬意时光。这时,少年郎并不急于捕捉,而是蹲在岸边的土埂上定神观赏。嗨!清澈见底的小沟浜里,一簇簇青黑成群的小精灵,在疏密有致的水藻间恣意地游弋;一会儿潜入水底,一会儿又探出小脑袋吸上一口新鲜空气,不时甩起尾巴劲啄水藻。看着这些小精灵快乐地游玩,得一份闲情愉悦,何其赏心悦目。此时,大有欧阳文叔“醉翁之意不在酒,在乎山水之间也”之况味。看久了,看够了,这才下网捕捞。

捕手们如同约定俗成似的,只捞上十数只就够了,决不会过量地捕捉。当然,也不忘捞些水藻放进瓶里,供小蝌蚪食用。返家时,顺带扯几茎河岸边青碧的柳枝,圈扎戴在头上,如同野战部队的士兵;有的,还在唇间含着一片柳叶随嘴地吹着小调,增一分“剥条盘作银环样,卷叶吹为玉笛声”的情趣。

小精灵的生命力是极强的;几茎海藻,哪怕是馒头屑,都能活。观赏瓶中“小精灵”,是闲暇时少年郎的一大乐趣。十来天后,小精灵们开始长大,大人们便叮嘱:这是条生命,应当善待;赏玩够了,要及早放归大自然。言简意赅,如醍醐灌顶,令人顿生敬畏。于是,生活在沙泾滩畔的少年郎选择一个晴朗天气,一脸虔诚地走下河码头的石阶,依依不舍地将它们倒进河水放归;也有家长特别叮嘱:宁可多走路,也要去当初的小浜沟塘放归,说是送它们回娘家。这时,当初捕捉时的喜悦,已化为一种爱心与责任。看着小精灵摇头乞尾地离去,虽恋恋不舍,却有了一种释然与慰藉。是啊!人与生物之间,本就蕴含着生息的因子,仁善共处、怜惜互珍;当是大自然性灵生生不息的渊藪。

有意思的是,每当暑假里再郊游时,先前的捕手总会刻意地听一听田间、垄沟的声声蛙鸣;看一眼荷塘荷叶上瓜纹背青的蛙儿愣神与人对视,大有“笑问客从何处来”的情态;得一份怡情快悦。这时,当初捕捉、放归小精灵的情景便又浮现眼前。于是,欣慰与满足油然而生;顿时,心情大好!

浅沟小浜里的小精灵

胡根喜

墨鱼,俗称乌贼。在一般人的认知范围内,与“贼”有染,是件很煞风景的事。

卿本佳人,奈何做贼?名不正则言不顺。坊间“乌贼乌贼”叫得顺口,既光明又正大,恐怕总有入心堂。

唐人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(卷十七)述乌贼前世:“海人云,秦皇帝东游,弃算袋于海,化为此鱼,其形一如算袋……”算袋,旧时百官贮藏笔砚的袋子。你想,一个人老是在上衣口袋上别两支钢笔,就不想告诉人家“我很有文化”吗?那么,整天背着放满文具的口袋能说明啥?满腹经纶,见多识广,门槛很精,狡狴狡猾的。

另据宋人周密《癸辛杂识续集·乌贼得名》曰:“世号墨鱼为乌贼,何为独得贼名?盖其腹中之墨,可写伪契券,突然如新,过半年则淡然如无字。故狡者专以此为骗诈之谋,故谥曰‘贼’云。”真是:贼可贼,非常贼。

《本草纲目》援引的两个例子,也足以说明乌贼为何那么“贼”:一、隐身,“能吸波喂墨溺水以自卫,使水匿不为人所害”;二、挖坑,“性嗜乌,每暴水有,有飞鸟过,谓其已死,便啄其腹,则卷取而食之,以此得名,言为乌之贼害也”。

当然,古文献上称墨鱼为乌鲗,后因读音相同而讹为乌贼的可能性更大。

墨鱼骨,别称海螵蛸,是墨鱼身上最不能成为菜肴的部分。不过,它仍然可以被利用来做药材。从前,几乎所有小孩子都跟它打过交

道——在它“背”上插一面红色蜡光纸做的小旗子,于是,一艘手作“鱼雷快艇”便在盛满水的脸盆里乘风破浪起来……

软不拉沓的墨鱼,有两个部位在古代受到极大的重视,一是墨鱼蛋,说白了即雌墨鱼的子宫。《随园食单》曰:“乌鱼蛋最鲜,最难服事。须河水

墨鱼大烤

西坡

滚透,撒沙去腥,再加鸡汤、蘑菇爆烂。”可惜袁枚语焉不详,“爆烂”两字殊难领会。梁实秋《乌鱼钱》则一板一眼地拈出:“乌鱼钱制羹,要用清澈的高汤,鱼钱发好,洗净入沸汤煮熟,略勾淀粉芡,但勿过稠,临上桌时洒茺萎末、胡椒粉,加少许醋,使微酸,杀腥气。”二是墨鱼肠,明人顾起元《客座赘语》记,南朝宋明帝刘彧好这一口(魷鲩),“以蜜渍之,一顿食数盂。”蜜渍墨鱼肠?不光今人很难理解,古人也质疑不断,唐人张鷟《朝野金载》(卷五)表示:“每啖数升。是知海上逐臭之谈,陈君爱丑之说,何足怪欤!”宋代博物学家沈括甚觉奇怪:“如何以蜜渍食之?”

我不知当今餐饮界有没有人还原出此种蜜渍做法并予以推广。普通百姓的着眼点当然落在墨鱼的躯干,即正宗称谓——肌肉性套膜。

唐人刘恂《岭表录异》中提到两种吃法:“广州边海人往往探得大者,率如蒲扇。炸熟,以姜醋食之,极脆美;或入盐浑腌为干,捶如脯,亦美。”

墨鱼干,古人叫螟脯,今人叫墨鱼鲞,千百年来,一脉相承,几无变化;“炸熟,以姜醋食之”,比较陌生,可见我们太过傲慢。

现代人拿得出跟古人比试一下的墨鱼菜,区区几道而已:大众,经典,但上不了台面,允推“咸菜炒墨鱼”;经典,上得了台面,但小众,得数“泓0871”出品的“易门虎掌菌墨鱼丝”(墨鱼丝与韭菜苗、虎掌菌丝合烹);既大众,又经典,还上得了台面,非“墨鱼大烤”莫属。

这里的“烤”字,绝非放在火中大烈度炙烤,应该是“焯”字的别写。焯,有人说是用小火烧;有人说相当于湖北的煨、广东的煲、东北的炖;有人说先把原料炸透,然后放进调料及汤汁烧煮……诸如此类,均为隔靴搔痒,关键在于最后收汁与否。

墨鱼大烤的套路多,不过,大致无非把墨鱼先在沸水中余一下,然后,或入由各色作料构成的酱汁里烧煮,或入油锅里煸炒,同时辅以各色作料和水;还有一种,便是自始至终热油侍候。

坚韧若牛筋,下品也;软糯若年糕,中品也;弹牙若鲍鱼,上品也。墨鱼大烤出名而章鱼大烤、鱿鱼大烤少见,乃是墨鱼肉头较为敦厚所致。其绛红或酱红的皮色,主要靠酱油、南乳汁或红曲米打造。当然,取之于墨,用之于墨,黑皮白心,是比较另类的呈现。

墨鱼大烤让我们相信,所谓“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”,不光是公理,而且是定理。

子一掀,推上笼门,一只画眉飞了一圈落在我肩上,伸手去逗,反被我啄了一口。小时候在茶馆里看到画眉叼纸牌算命,觉得神奇,后来才知道牌上画了记号。天哪,还有一只虎皮猫,这不是引狼入室吗。老张笑着说:这是我收留的流浪猫,乖得很。为了证明这一点,他将画眉送到猫面前,猫用脸轻轻蹭了一下,摇摇尾巴,十分友好。

茶过三泡,我也了解到一些情况。一是老张的儿子近来很忙,周末集市、露天夜市、郊外团建,他的活来不及接。二是经常来的有十几位,短途步行,长途单车,喝茶聊天,身心健康,个别人多年的老毛病也偃旗息鼓了。三是老张当家,免费供应茶水,但大家经常会在课桌里塞个五十一百。一天两桶水,这笔开销不能让老张一人扛吧。四是午饭,有的自带干粮,有的去街边小店吃碗面。柜子里还有泡面、榨菜、饼干,都是几位大叔捎来的。上海人实惠,识



飞驰的彩虹 (剪纸) 孙平

相、自重,老是吃白食,朋友轧不长。

这天我是带了一包粽子过去的,老张客气一声收下。饭点到了,他将粽子热一下,又叫了外卖,每人一只粽子、两只菜馒头,外加一碗油豆腐丝汤,吃得津津有味。

临别时老同学要我给这里题块匾。我挑起了头皮,叫什么好呢?既不是茶馆,又不是鸟友会,也不是俱乐部,更不是麻将馆,干脆就叫“四不像”吧。众人哄笑,老张抓起茶壶吮了一口:壶里乾坤!

一部《红楼梦》奇书,笔下悬案留千古,惹后人如痴如癫。对这部奇书,我有过几件轶事。

读小学五年级时,哥向袁姓同学借了一本没封面的破书。邻居吴大姐见了,好奇地随手一翻,原来是《红楼梦》,她不由分说抢去先睹为快。未料上班时读此书被头儿撞见,即刻没收。未几,袁哥上门索书,哥陪他到吴大姐家,吴大姐说了实情,袁哥当场哭闹起来。袁哥执掌,有段时间几乎每天上门,也让我体会到了“欠债”的滋味。

上世纪70年代,母亲收到舅舅从北京寄来的四大名著。那时,老爸学会了精装书籍,将这套书改成了精装本。我慕名读了《红楼梦》,虽认其字,不解其意,硬啃至第九回,还是作罢。

投笔从戎后,细细品读了红学大师的评论文字,便续读《红楼梦》,纸上厘清人物关系后,当书签夹在书里,似有所悟。斯时,我爱上了诗歌,细品《好了歌》《好了歌解》等诗,方感曹先生对世道人心剖析,深刻通透。抄下诗篇,反复背诵,粗解其意,同频共振。

哥听说我喜欢《红楼梦》诗,给我寄来了《红楼梦诗解》。我如获至宝,有空就玩味此书。那年,徐州的夏夜非常热,战友们在月光下乘凉聊天,唯有我躲在寝室的蚊帐里,如痴如醉地读《红楼梦诗解》,突然,指导员掀开蚊帐,见我津津有味地看书,感叹道:“真用功!”部队要求被子叠得有棱有角,但我的被子一直歪歪扭扭。因为我担心书放枕头底下被人乱翻,就将书塞进被子。有一天傍晚回到宿舍,被子里空空如也,那本被我视为珍宝的《红楼梦诗解》不翼而飞了,我耿耿于怀了很久难以释然。多年后又买到了这本诗集,但已没了当年的诗兴。

复员返沪后,读书工作,结婚生子,没精力再读大部头的原作,但看了改编的越剧、电影、电视剧和连环画,凑起来也算五遍。那天去医院探望老父,他取出那套自己精装的《红楼梦》诗,说:“你哥还欠同学一本,这套还给他吧。我笑曰:“现在这书到处都有,不稀罕了。你不是讲老人家说过,《红楼梦》至少要读五遍吗,你读了几遍?”老父曰,三遍。我说,那你再读两遍吧。老父憨笑。

至少看五遍

李 劭

七夕会

七夕,百战不殆。既然你那么怕卷,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们班的“卷”情。

看我平静,儿子也平静下来。通过了解,我知道,大智号称他们班的“卷王”,不仅文化课卷,就连体育课也卷,口头禅是“卷死你”。因为家离学校比较近,每天很早就到学校,先围着操场跑几圈,再做两组引体向上,然后回教室晨读……

听儿子绘声绘色地给我聊大智,我笑着说:“他那么卷,也没超过你不是吗?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学习方法、学习习惯,要保持自己的节奏。”

我知道我并不能把他从内卷的大环境里拉出来,但至少可以让他内心强大一点。内卷也不是完全不好,客观来说,在一定程度上,它也可以激发大家上进努力。但我要让儿子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,摆正心态、提升自我,离开非理性竞争,拒做“卷王”。

养育

儿子读八年级了,成绩向来不错,可最近他老唉声叹气地说内卷。初始我不是很在意,感觉面临中考,有压力很正常。我告诉他,我们那个时代也卷,只是不知道这个词,学习上追赶比超是常态。可我渐渐地发现,向来爱笑的儿子笑容越来越少了,晚上睡得越来越晚,周末也不喜欢出去玩,对自己养的乌龟、鹿角虫等,他也开始不管不问了。

“我们班的大智太厉害了,八下的科学课都预习完了!”“我们班的小油还没放学,周末的回家作业就写完了!”“我们班同学有的九年级的英语都学完了,大家太卷了……”

听到这些,我隐隐意识到了他心里的压力。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节奏,千万不要被别人带坏了节奏。”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平和,我不希望儿子仅有一点童年尾巴在焦虑中度过,“知彼知

己,百战不殆。既然你那么怕卷,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们班的“卷”情。

看我平静,儿子也平静下来。通过了解,我知道,大智号称他们班的“卷王”,不仅文化课卷,就连体育课也卷,口头禅是“卷死你”。因为家离学校比较近,每天很早就到学校,先围着操场跑几圈,再做两组引体向上,然后回教室晨读……

听儿子绘声绘色地给我聊大智,我笑着说:“他那么卷,也没超过你不是吗?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学习方法、学习习惯,要保持自己的节奏。”

我知道我并不能把他从内卷的大环境里拉出来,但至少可以让他内心强大一点。内卷也不是完全不好,客观来说,在一定程度上,它也可以激发大家上进努力。但我要让儿子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,摆正心态、提升自我,离开非理性竞争,拒做“卷王”。

养育

七夕,百战不殆。既然你那么怕卷,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们班的“卷”情。

看我平静,儿子也平静下来。通过了解,我知道,大智号称他们班的“卷王”,不仅文化课卷,就连体育课也卷,口头禅是“卷死你”。因为家离学校比较近,每天很早就到学校,先围着操场跑几圈,再做两组引体向上,然后回教室晨读……

听儿子绘声绘色地给我聊大智,我笑着说:“他那么卷,也没超过你不是吗?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学习方法、学习习惯,要保持自己的节奏。”

我知道我并不能把他从内卷的大环境里拉出来,但至少可以让他内心强大一点。内卷也不是完全不好,客观来说,在一定程度上,它也可以激发大家上进努力。但我要让儿子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,摆正心态、提升自我,离开非理性竞争,拒做“卷王”。

养育

七夕,百战不殆。既然你那么怕卷,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们班的“卷”情。

看我平静,儿子也平静下来。通过了解,我知道,大智号称他们班的“卷王”,不仅文化课卷,就连体育课也卷,口头禅是“卷死你”。因为家离学校比较近,每天很早就到学校,先围着操场跑几圈,再做两组引体向上,然后回教室晨读……

听儿子绘声绘色地给我聊大智,我笑着说:“他那么卷,也没超过你不是吗?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学习方法、学习习惯,要保持自己的节奏。”

我知道我并不能把他从内卷的大环境里拉出来,但至少可以让他内心强大一点。内卷也不是完全不好,客观来说,在一定程度上,它也可以激发大家上进努力。但我要让儿子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,摆正心态、提升自我,离开非理性竞争,拒做“卷王”。

养育

七夕,百战不殆。既然你那么怕卷,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们班的“卷”情。

看我平静,儿子也平静下来。通过了解,我知道,大智号称他们班的“卷王”,不仅文化课卷,就连体育课也卷,口头禅是“卷死你”。因为家离学校比较近,每天很早就到学校,先围着操场跑几圈,再做两组引体向上,然后回教室晨读……

听儿子绘声绘色地给我聊大智,我笑着说:“他那么卷,也没超过你不是吗?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学习方法、学习习惯,要保持自己的节奏。”

我知道我并不能把他从内卷的大环境里拉出来,但至少可以让他内心强大一点。内卷也不是完全不好,客观来说,在一定程度上,它也可以激发大家上进努力。但我要让儿子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,摆正心态、提升自我,离开非理性竞争,拒做“卷王”。

养育

